

石
匱
書
後
集

石匱書卷第三十三

凌駟列傳

凌駟字龍翰徽州歙縣人崇禎癸未進士授兵部職方司主事為閩部李建泰軍前贊畫曲沃兵潰降賊駟獨走真定派守東門城中有內應者城遂陷駟猶持戈巷戰身被六矢砍三刀倒拊井傍賊見已死舍之去駟血流被面橫積屍中有僧觀吾者見駟氣未絕負歸調養數日稍

能飲食恐賊知乃以小車載往臨清醫治得全
愈三月間 先帝之變號慟欲絕糾合三百人
起兵擒偽防禦使王皇極等三人傳檄山東其
畧曰跡今逆賊所恃無過假義虛穀假義則預
免民租虛穀則盛稱賊勢以致浮言胥動舉國
若狂愚悞無知開門揖寇乃至闕城一啓即使
毒楚交加一宦而徵數萬金一商而派數千兩
非刑拷比罔念尊賢縱卒姦淫不遺寡幼將軍

出令先問女人州縣升堂但求富戶於是山東
河北各土寨來歸者甚衆燕齊五十餘城仍復
為明弘光登極授浙江道御史巡按山東而北
兵日偏駟復上疏言臣以鉛槧書生未諳軍旅
先帝過簡置之行間遭值危亡不能以死報國
乃以萬死餘生糾集義師討擒偽逆誠欲自奮
其桑榆之效然不藉尺兵不資斗粟徒以忠義
二字激發人心方今賊勢猶張東師漸進臣已

上書東國大臣反覆懇切不啻秦庭之哭矣然
使東師獨任其勞而我安享其逸東師克有其
土而我坐受其名恐亦無以服彼之心而伸我
之論為今日計或暫假臣使立權通北好合兵
討賊名為西伐寔作東防俟逆賊已平國勢已
立然徐圖處置之方若一與之抗不惟兵力不
支萬一棄好引仇并力南向其禍必中于江淮
矣若臣之自為計則不當出此臣南人也即不

肖而有功名之想尚可幾幸于南但恐臣一移
足而南大河之北使非我有故忍苦支撐于此
以為他日收拾河北畿南之本夫有山東然後
有畿南有畿南然後有河北臨清者畿南河北
之樞紐也與其以天下之餉守淮不若以兩淮
之餉守東伏乞 皇上擇一不辱君命之使臣
聯絡北方以弭後患宣慰山東州縣以固人心
時朝廷已遣陳洪範北行而竟無一兵收山東

者東兵盡下山東州縣駟南走至大名東帥以
兵科印劄招駟，懸之陳橋驛中遂獨身至南
京入對駟到陛見陳齊燕楚豫兵馬戰守事宜
道理險阻甚悉復差巡按河南兼提督六鎮兵
馬相機恢勦乙酉正月誓師北上時許定國刺
殺高傑為東兵嚮導客有進言太夫人老者駟
泣曰時勢至此君親不能兩全固極之恩圖報
來世星馳至中州沈丘東兵已破偃城渡黃河

二月進歸德諸將欲退保沈丘不可決旬東兵
至突圍出與戰不利乃築門固守聞城中有謀
獻城者駟集文武將吏諭以大義願身先士卒
與東兵決一死戰文武將吏皆俛首不應駟乃
呼曰人心已潰事不可為矣拔刀自刎為左右
所持頃傳東帥令必生致凌御史否則屠歸德
城士民擁入呼號乞緩死須臾以救一城百姓
駟曰不死不死吾世受國恩奉命鎮茲土誓以

死報朝廷肯以死累百姓乎遂與侄中書凌潤
生騎兩馬馳入北營見東帥長揖不拜為言女
直受我明累朝恩賜宜休兵息民以成南北之
好遂為所羈以盛饌及裘帽革烏進駟皆閉目
不視東帥以所執江南監軍道吳汝琦提學道
蔡鳳使來勸駟不聽輒斬之以脇駟曰駟
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駟但顧粉骨齏骸以上
報先帝何惜一死雖於駟前日殺百人駟不

取眼也是夜東兵十餘人守之幕外駟乃作書
與東帥曰駟受國湛恩誓以死報然猶覩顏視
息不即自裁者蓋以封疆人民起見寔有望於
貴國也貴國為我明與國見闖賊射天赫然震
怒力為雪恥貴國初心原未常有利天下今江
北一帶盡屬版圖用以酬功頗亦不薄惟茲半
壁江南仍存明祀當如晉魏六朝故事永為唇
齒以修兩家和好則駟之願也倘不見聽則駟

死後哭訴上帝必作厲鬼以誅強暴素車白馬
雲霧往來則今日楊子江之凌御史未必非昔
日錢唐江之伍相國也承貴國隆禮人臣義無
私交謹附繳入夜分網於衣上題詩二絕與侄
潤生同繼死之詩曰艱難歷盡也徒然謝世長
歸碧落天後古文山能有幾不如仗節學平原
又曰叔死忠臣死節綱貞魂千秋凜烈東師
命殞之蔡院公署送銀一百兩治喪城中吏民

皆大哭太夫人年七十歲子年四歲登第後未
得一歸省事間朝廷壯之贈兵部左侍郎潤生
贈河南道御史建祠中州春秋祀之

石匱書曰凌駟乘萬一呼號召義旅燕齊五十
餘城仍復為明此時人心未死望風嚮應亦何
異田單火牛一日下齊七十餘城耶厥後弘光
既立史可法設四鎮於淮安迄無一人為計收
山東河北使乘東騎未下之日一旅比出與同

將角上扼滄德下蔽徐宛則天下事尚未可知
也嗚呼凌駟死矣可遂謂國無人哉

石匱書卷第三十四

江南死義列傳

沈猶龍號雲升南直華亭人萬曆丙辰進士歷
西廣總督陞兵部右侍郎家居乙酉南都不守
清遣故鴻臚少卿王世燁以戚里招撫松江時
知府姚序之同知趙元會通判吳源先後解綬
去惟通判陳淳華亭知縣張大事與鄉紳杜士
全朱國盛李凌雲吳培昌等迎降清收府縣印

去閏六月諸生沈雲生與進士沈泓等約吳松
總兵吳志葵提兵復松江赦獄篋庫以官舍常
壽寧守之而令金山衛指揮侯承祖即守金山
于是兵科給事中陳子龍吏部主事夏允彝兵
部主事章簡中書舍人李待問殷之輅等為
名藩移檄改元神武推猶龍為盟主子龍監其
軍以李向中為兵巡道史啓明為華亭知縣措
餉練兵聯絡浙西等處為聲援與志葵約合兵

襲姑蘓會故帥黃蜚統水師屯泖湖軍報大振
猶龍有姻家董庭為故尚書其昌之孫以河南
知府歸清落籍乃來說降猶龍以自功於清猶
龍咲而不荅庭遂變計陽為勸猶龍來家園與
黃蜚密議而潛告清虛寔八月初三日清李成
棟李廷齡等猝以兵大至執蜚及志葵等監軍
子龍亡去將軍翁英負猶龍逃中流天卒中書
李待問見害東川織染局迹允葵急允葵不屈

投水死清攻金山衛三日不下李成棟聞入眾
門守兵潰執承祖并其子杰父子罵不絕口與
蜚及志葵並逮南都同日被難

陳子龍字卧子南直青浦人少英敏束髮籍譽
東南崇禎丁丑成進士授惠州推官艱去補紹
興子龍博學悉典故精韜畧居常喜談兵癸未
金華諸生許都反以朱之彪為先鋒陷東陽義
烏數縣都能文驚殺望常執贄子龍之門子龍

曰台可遣諭歸降或曰彼負不赦不復可悟子
龍曰吾喋血生之彼必信我今海內多故彼才
不靜令塞一要害可也都果來歸之彪說都白
陳司李即不賣若保巡方必不賣司李乎都不
聽之彪脫去都乃解散其衆以三十餘人儒服
渡錢唐巡方詭受降皆掩殺之子龍大懊恨尋
以考最擢監察御史越三月燕京變子龍曰吾
欲善用都乃為廢然諾使都在其衆可呼也弘

光中改兵科給事中多疏論封疆事當事不能
用乙酉南都復陷吳松總兵吳志葵以兵恢復
松江子龍自為監軍推原任兵部侍郎沈猶龍
為盟主已為董庭所賣清兵待至縛志葵吏部
主事夏允彝投水死子龍亡去聞魯王監國紹
興距錢唐擬東渡未果先是子龍司李紹興諸
生鄭遵謙有所嬖小妻金氏者妬殺其婢事發
子龍執法擬棄市未決尋國變出時遵謙已擁

數萬衆稱制將軍開府小豎詔封義興伯喜怒
岳動氣凌浙西而金姬爲胡服玉勒珠羈坐軍
中擅生殺即遵謙惟恐後子龍乃令諸生炙之
旭往釋前故遵謙曰今日爲國雪恥前事何足
介懷子龍終以遵謙不能令金姬無怨遲而
清兵五月渡江東矣丁亥清松江鎮將吳聖兆
與東海富平將軍張名振初相善子龍令炙之
旭通謀議盡檄澤中諸負甲須海師至一日起

事不集清從海卒欽吳得一冊挂子龍錢等
名而子龍奴茅太者復告變誅子龍亟連徐爾
穀黃濤等以為常一坐子龍又獲謝克文本稿
迹乙榜侯岐曹家乃得子龍並逮南都子龍意
不受辱舟至跨塘夜躍水死清以子龍首號西
門一日夜不見或曰有僧某私收殮之妻張氏
亦自縊妻兄賢書張寬以與謀連及被難子龍
有子甫四歲石匱書曰陳子龍司李紹興其當

事多任其慮事多踈不能殺鄭遵謙則不當窘之以法不能活許都則不當誘之以降此二人稍遲半耳皆堪為子龍所用而亦何至為臨河之歎哉至若吳聖兆之變海師未至則不當先殺府佐既殺府佐則自當取道航海徒以酒席上禽人而束手就縛則亦何貴於通海也哉是皆子龍之慮事多踈一敗塗地則又將誰尤耶夏允彝字彝仲南直華亭人崇禎丁丑進士任

長樂知縣舉卓異行取到京其議吏治議練兵
議邊帥皆侃上碩畫時黨議紛沓允彛亦以墻
宇逼峻病在好同方欲開發至公急求時務而
有疾之者目為異物天子大計吏最十八人而
允彛首之則為書名御屏而甲申之變作不果
用弘光中擢吏部考工司主事而黨禍益烈幾
于不免解歸清兵渡江即縣望風解綬允彛為
殉難冢宰徐石麒作傳追與侍郎沈猶龍等起

義松江不成清帥李成棟召之因投書數百言
自天勿二或曰浙東尚有可為允彝曰吾目中
無將相才安待之今不即訣移日或生顧慮即
允彝亦不能自必笑急走先聲赴水死之絕命
詞畧曰以身事主不媿忠貞卓哉吾友虞求廣
成勿齋成如子才蘊生願言從之握手九京臨
難遺書陳子龍勗以棄家全身後子龍欲從清
帥吳聖兆起義事覺亦投水死允彝子完淳夙

稱神童常作表欲達魯藩海中旋為奸者所發
時吳聖兆開府松江得其表寢之尋聖兆反清
與東海島中富平將軍張名振約內應事敗籍
聖兆衙署得完淳初表連完淳并逮南都就訊
訊者曰若年少必為人所作完淳曰為臣死忠
為子死孝吾事已畢且此事豈容代作吾父殉
國已二年完淳速死尚無以見父地下清置之
法時同難者皆跪刑完淳挺立不屈猶索紙筆

為書與家人訣作絕命詞字蹟不亂允彛贈左
庶子謚文忠

侯峒曾字豫瞻別號廣成南直嘉定人峒曾有
學生弟岷曾及弟岐曾同學八九歲俱有文名
江南稱三鳳岷曾天峒曾為人嚴整清介絕俗
萬曆戊午舉鄉試第三天落乙丑成進士授南
部主事丁卯忤璫削籍思廟登極以清望補南
吏部出為江西提學副使歷嘉湖道陞順天府

丞辭以養親未赴甲申國變南大司馬史可法
檄助義峒曾傾家行中道盜劫墮水幾死弘光
再造以原官轉左通政使病辭嘆曰覆巢之後
復為處堂其能久乎乙酉南都淩陷與進士黃
淳耀欲舉義兵遲疑未決會薙髮令下友人趙
以調許子位就教峒曾峒曾愕然曰聞徐太史
汧護髮自裁何不僭義即不可為乃與城存亡
未晚也閏六月遣二子徧約諸義遂入城逐清

署事官為戰守計粗備嘗一誘清騎入北關倉
橋擊敗之久之清攻婁塘兵敗力竭忽大雨城
塌七月之三日清兵自北門登城二子夾峒曾
下堞過通橋俯曰咄，美清流則二子勸與俱
亡不許歸家拜宗廟已率二子赴室後葉家池
立水際猶大言頭寧碎節不可移竟同二子俱
死時年五十有五長子玄演次子玄潔皆諸生
能文章清怒峒曾首事懸其首於槩題曰元亮

有太學生朱之熙陰購其首合殮池上而族人
鼎暘潛以婦厝醜江清令求其幼子玄瀨走玄
墓剝度以僧亡潛漸之靈隱已而卧病遺筆云
先君指爪一絨泪羅遺帶一隻五載播遷未離
頃刻茲不應隨亡僧以遺筆并指爪遺帶送還
其家弟岐曾字雍瞻以文章交滿天下國變遜
居龍江僻處閉門著書已而清捕吏科給事中
陳子龍急不可得偶獲通海謝克文有岐曾上

魯王箋密捕岐曾并得子龍並械至跨塘橋子
龍投水死岐曾遂及難母龔氏携孫女五及岐
曾妾俞氏同赴水死妻李氏為李流芳女能詩
畫憤惋不食卒子三玄濟玄洵先夫李玄泳字
研德

黃淳耀字蘊生南直嘉定人母方娠夢神授獨
節竹一枝驚寤舉淳耀性恬易與其弟金榜折
節讀書工文辭崇禎癸未成進士未授選家居

乙酉並起義應侯峒曾協守嘉定力敵城陷淳
耀以弟還拜訣其父詣城西僧舍題數語于壁
畧曰進不能置力皇朝退不能潔身自引讀書
寡益學道無聞耿々不寐此心而已嚼舌噴血
于壁因投繯自盡至今僧舍血跡猶存或以其
毋夢孤竹此二子也蘊生初與其內人三書有
云南信已不必言新縣主劉決無見理居山用
深衣幅巾終其身遇冠婚喪祭禮稱前進士某

即古之謝疊山輩不過如此吾等此以爲則可也初蓋欲以智自全自五月十七日以至七月四日城亡與亡卒完大節不愧爲海內名士也錢旃字彥林浙江嘉善人雲南巡撫士晉子也崇禎癸酉荐順天賢書子默成癸未進士未就選南還弘光登極授旃兵部武選司郎中旃爲世族能務名廣交亦多智畧傾動一時乙酉魯藩監國越中旃欲赴不果丁亥四月清鎮將吳

聖化反清、迹同謀索給事中陳子龍急或云
子龍常入旃室并逮旃赴南京訊者曰吾聞旃
渠魁旃不死吾輩度不免于是必殺旃九月十
九日同四十三人俱就刑妻聞難置酒邀姊姪
話別引身赴水死子默亦自竄旃從弟棟字仲
馭崇禎丁丑進士大學士士升幼子起義吳中
至盛澤為鄉人所疑見殺

李待問南直華亭人崇禎癸未進士甲申北變

以歸里不及難弘光登極待問至南都授中書
舍人南都繼陷逃至松江與陳子龍夏允彝等
受吳淞總兵吳聖兆約恢復松江事敗清督徧
跡待問待問急歸家勸毋出城毋不肯去待問
百計誘之毋卒出城待問曰吾毋出可以死矣
冠服坐城樓上為北兵所執縛見清帥負固不
肯行乃殺之于東門織染局前待問書法爽媚
假以年歲當與董宗伯齊名

方維新淞江紹興籍南直淮安人幼稱神童能
文弱冠登崇禎癸未進士未就選乙酉清兵陷
浙維新完髮棄家走舟山依黃斌卿魯既監國
入內地從少年角起諸暨既移屯開化等處以
王正五憂葵石為將每有戰功唐以維新為巡
撫都御史嗣魯唐繼敗維新出沒林莽每半道
邀清兵勝敗不一雄常王諸山之間常和文信
國訢園春一調寄海寧徐有魚曰帝王治道春

秋書法裔憂嚴防我太祖驅元重開日月衣冠
文物于漢有光三百年來士無廉恥賄賂公行
廢紀綱寇蜂起于荊豫之地跋扈誰當神京蹙
忽嘆賊去爾來更可傷使中原赤子一朝薙髮
天朝人類頓化犬羊悖浪揮錐中流擊楫慷慨
悲歌拂劍霜同心者早乘時奮發雪恥恢疆尾
署大明臣方維新具草戊子各起率廢散三月
十五日與清兵戰不利走伏莽顧衆盡逸去久

之走出嘆曰事無能為不如死因謝左右懷印
隻身詣清營金華大言曰某大明都御史求死
至此必與我謁尔鎮蘓一言而訣既見蘓不屈
蘓曰此何時乃相抗哉維新曰即知不可為
之而不成如今者可以含笑入地矣與之食不
肯食日飲清水數四即守錢廣居壬午賢書也
維新廷抗曰足下自維係何壬午廣居無以答
逮杭方牽候門外未即訊談笑如常時清人咸

咋舌襟乞詩句維新信口而應須臾得百餘首
語雖率直然義氣凜然聞者無不傷心且曰吾
以徹骨香無恨矣明日此時歡喜也時有進湯
一匕者亦為二詩謝之曰毋令地下負此夙債
及入訊語多不恭問其家曰要做忠臣豈有妻
子發滿營鏖死年二十五歲衣帶有遺詞云正
氣千秋永不磨滿身鉄鎖咲呵！不能報國空
慚死一點丹心赴汨羅又曰生為明臣死為明

鬼見危授命庶幾無愧

華爰字吉甫浙江定衆人初督學江石黎元寬
讀其文撫素曰志若思堅此不與俗靡矣因諸
生得例貢朱廷試丁亥與御史楊文瓚同學並
志寧屠猷策等密通舟山黃斌卿期十二月四
日須斌卿奇兵嚙城下則城中起內應未及期
事覺被擒斌卿乃竟數百艘突定關果衆潮疾
城下挑花渡傾城中無起者清宿戒拒力兵不

得登陸相持者兩日時三舟膠沙餘俱沒漾定
灘出去清逮夏廷訊責其党夏曰事自夏無他
已知秀才做事十年不成但起義美名不甘飽
他人請但殺夏訊者義夏欲釋之復大言曰即
清不見殺夏不欲生遂赴獄時同事董志寧方
為邏者所捉忽喧傳外洋兵至志寧叱役若知
之乎不相護乃厄我役手顛得脫亡去而夏必
不及也漫訊夏主使曰太祖高皇帝主使問

所党曰党多給指筆盡書倪范諸公之先死事者已痛罵謝三賓不休同屠獻策等遇害為戊子五月之四日楊文瓚別有傳

石隋書曰昔曹操欲殺楊彪而孔文舉曰楊公四世清德奈何以袁氏罪之蓋謂其子若孫皆肖其祖父故當以十世宥也今觀吳淞之變以府佐鉗網諸公者為楊大洪之子以至戚阮陷諸公者為董思白之孫反面事仇操戈入室何

其畧無人心也侯豫瞻曰吾家世受國恩義不
可負則揚董二家豈不受國恩者耶人面獸心
一至于此然則彝仲豫瞻父子死節自當以良
金寫像世祀之矣

石墮書卷第三十五

夏之旭滿之章何光顯列傳

夏之旭浙江嘉興人庠生乙酉六月從兵部主事吳易起太湖潛走浙東請兵監國會清人為間于國舅張國俊清督撫張存仁行奉表來魯笑之旭為吳易之言曰易惟浙東之力自足辨清果偏師綴其背項乘人心之未去捲土為仇臣向已言之熟矣比聞小人甘言惑聽臣切憂

之夫敵之為此計者其說有二一曰緩我一曰
窺我無以制其命又彼無內變之激起遽云
懷戴釋甲來歸此以紿至愚不信且使姑存此
言朝廷思慮未免蒙此而失彼則呼吸勝筭其
因而放廢者多矣古人徇小喜而召顯禍往往
如是吾無以行計為計輒曰踈隙示人不如善
謝之監國為已其事先是陳子龍司李紹興常
以罪坐鄭遵謙小妾金勿赦至是子龍將就浙

東復令之旭釋怨于遵謙曰往者子龍承乏茲
上以執法之故開罪將軍誠奪于將軍之所尊
不能為將軍遂私情圖得當將軍行熟其所以
今將軍以隻身奠九鼎功在萬世夫務遠者不
恤近累器大者不存小累而又側聞將軍之誓
師曰不及私仇今屬戲下任驅馳保無睚眦未
好子將軍平日者哉尉少耳而侯什方古人之
所以為大度百世也遵謙曰諾僕方承教于司

李前事何足云之旭還報于是子龍果擬東渡而越事敗矣丁亥漫遊說清嵩江總兵吳聖龜曰以後故吳科給事中陳子龍來敬賀將軍聖龜瞿然避席曰某事清無狀日惴何足賀之旭曰臣聞清朝廷以將軍矢石功懋將軍爵土世券毋數將軍獨不聞乎聖龜曰無之矣之旭曰嗟乎臣之夢寐圖將軍而未得其寔也夫古人一語告變食邑萬戶矢以帶礪將軍以勝國

雄鎮一旦委命百戰負創日闢疆土而未蒙遠
陽一較之賞然則清之成將軍者大矣聖主順
首曰僕未究其寔之胆曰語云功高不賞厚德
不報誠以將軍之功宜進通侯南面十城左進
趙女右列吳姬珍賜稠疊勞苦有加所以慰上
勲而嘉擇主而有獻計于朝廷者曰閭東之士
即兜鍪下賤不失為扈從夫明君誼辟無不厚
故人而私于卿誠以其素可信即肺腑無二也

今此殊林昇數棄其主而半道來歸即安知不
以前者視今一旦挾有尺寸自為風雲即不然
趙趙擅制抗不用命奏請無厭根據難拔此時
而果為子孫計不得不勇剖前勞付之于一擲
故早行裁制使得僅保妻子終天年報畱而思
長故曰成將軍者大也聖祖曰功罪豈無定案
哉即不過望亦何至是之也曰嘻未也高鳥良
弓之喻聞之習矣彼韓彭之不終豈真有昇志

睨漢家黃屋自大哉天下已無事此英雄未老
誠可惧也聖龜曰彼皆不自善故不及後貴而
能謙所以長世之旭曰臣之東家有女再嫁彼
自言吾割股為後夫食吾織髮為後夫衣貞苦
過他女而里閭不信何者重疑其中夜之所迴
思也今將軍盡忠于清可以矢日而清終不釋
然于將軍以將軍中夜之有所迴思也聖龜沉
吟有間乃曰以先生言且若何之旭曰如臣之

謀不宜聞四耳聖此顧左右且退長跼請教曰
先生卒何以教我之旭曰志士立功賢者務名
以揚子雲之才不免大夫之書君子傷其不
卒果欲生榮名死廟食不如決策擇所向而無
與俗同今東南之人心未去也操看而自制者
林澤皆是也將軍之所部皆故諸鎮之選材逆
步也而田橫之自完灘上者尚數十部即建旄
廣地為清靖不律而未蒙厚報皆如將軍其初

盡出不得已今欲一旦行其所得為者可一二
數也誠飲血啗水復勝國故年月掃地而起約
島兵會獵于金陵而抹澤之操者各戰其郡
使不獲相救然後馳檄楚豫發策閩粵使皆選
銳應援聯諸壁于雒陽次第而進而間走平西
俾持弩反向如是天下不足圖也而將軍為首
功都王侯而寵百世史冊揚芳名于無窮漢之
馬鄧唐之郭李再見此日不然者清一日以故

尺書召將軍即百口無以自訴于是悔不送蒯
轍之言而徒負萬世不諱之號身名俱敗為天
下笑頃者陳六科之所以倦于將軍也聖化
于是與子龍盟出糧艘海上陽為失風接濟島
中與富平將軍張名振期四月十七日島兵先
至然後內起已而失期敗事獲遺冊按索子龍
急或告之旭嘗為子龍謀議當知其處並逮之
旭之旭匿文廟自縊顏子位前

滿之章山東掖城人父尚謙明經書法高古年
五十有三乃舉之章則夢空大四字云天啟文
運覺而之章乃墮地知為不凡之章幼敏授五
歲通貫韻學十歲從父任武城教便小戲絕倫
常練土作砲誘諸集糴百千輒用扁砲擊散用
側砲擊起一舉輒盡無遺已而就講趙玉衡與
王子房漢深相結酷好談兵以天下為己任甫
就黌序勇自許常云如艾南英可與一秀才做

餘文名冠時絕宜一概革去遂有莫咲謀生薄
居看得意人之句辛未建兵欲入詔毛文龍裨
將孔有德耿仲明李九成等合防登萊孔李過
吳橋兵失紀擅殺市菜傭激為亂并騷鄉紳王
象春家反攻登州而先仲明為內應城破有德
據之圍萊州八月乃解去之章謂萊之不破天
也作城守秘妙以為攻不知所攻守不知所
以守精神門遁甲六士等數自以諸葛且當肩

隨講虛實勞逸諸兵法每發前人所未發某城
積粟可三四年而特苦無鹽一斤與白金等凡
經時不食鹽眼直不能舉即舉見一線其病曰
雀替之章令城中盡煉秋石病稍解而亦諸相
法決將校安危如燭炤巡撫徐逆治方登城之
章遞道歎有所言不可得退曰撫軍不長此日
矣須臾中礮死年二十有六輒告終養絕八股
業攻詩古文審天人理數王佐之學有四書浴

一書以為聖賢蒙塵笑不可不一濯大約鑒空
稍近于理如為政十室志道罕言章即宋儒不
能難常作鼓贊以外圓而中則虛叩則鳴而否
則寂為人若是則已矣自傷其不見用作詩曰
大化委權祿奸庸徧天下譬彼有酒人不飲能
飲者有代耕法一人走而有四牛之用有自行
車法載砲于車以火行車、前而砲作有飛石
法砲窮而石起有火龍法有虎口蚌梅花城諸

法不勝紀萊撫曾攫取其書讀之中有不打一
則撫卷稱絕試之禦敵果驗時詔山林異材或
云子且一出之章仰天不答有經濟六書太子
觀政屯田及開膠河等題甲申預策國勢不可
為果有三月十九之變賊牌至其友趙琳奪起
碎之章曰無為旋敗耳時癸未進士王之相
為賊來守萊州適賊敗百姓咸起殺之并鄉紳
之從賊者自名起義逆清相尋宿怨不已舊道

臣張國士入城邀之章聯絡各義砦且奮卒以
大勢去不能就十月清守令至或言之章前事
之章詣對簿曰此事誠有之雖不成不可無此
清重其名釋隨奉母隱定海山中有孤忠先報
國大患每忘身之句戊子同宗室朱慈燃潛觀
金陵別去復歸定海永曆遙授三省總制之章
撫勅印慟曰數為之寧守正死耳便為清所覺
逮之章入獄訊者憐其才欲活之而之章語多

不恭與其長子某竟死獄中且籍其家妻張氏
携幼子女投河死諭家人預焚其居清人至無
所得弟磐諸生出亡

何光顯上元諸生也為人任俠赴義一往初靈
壁炭湯以不直犯太學生甲光顯號諸士數有
人奴湯；憎之講且止甲申冬阮大鍼以黃金
納交馬士英士英既擅國力援大鍼以原官起
光顯憤不平作封事一通歷數其悖逆諸狀數

千言投通政司行上之知必不上意使大鉞聞之而亦聞士英也大鉞與士英果切骨陽為不問陰購乞奸飾為光顯不法十餘事上言告光顯下錦衣衛錦衣堂上官馮可宗亦士英私人士英使人密諷可宗必殺光顯并其子諸生某報以殊擢時光顯父子已捕逮獄吏承旨為法若之瀕死者再笑十一月就訊西華門外有顧生者與光顯非有素通經術為人忼直有智

可宗延為西席訓其子義光顯所為早起端設
座中堂侯可宗納坐可宗下拜之可宗驚伏地
扶謝曰公何為此顧生固不起曰吾有所求可
宗以生有私請曰緩急惟言之僕能為者不辭
也顧生曰必允吾請吾乃起可宗曰姑言之顧
生曰萬世之事明公在手勿忽夫光顯義士也
生未常外交非有夙昔之雅然聞其人尚節有
氣今既公所為已在天下矣彼以死爭之千載

不為滅事聞安危公必有以善光顯可宗方附
馬氏欲得當甚難之噤不能答生又曰吾固知
難為夫相公必殺一青衿而使對簿者受金證
不移即曾顏坐斃然不可令光顯無子即今日
所坐不至死，不至族其子諸生某可稍借也
可宗許諾即訊之日觀者萬人咸冤光顯光顯
但伏地不跪曰吾何罪可宗作色曰即無罪何
仇之多以手指諸證者曰汝自犯此吾不能汝

假光顯曰此非某仇諸輩自為金錢出力耳可
宗以其巧辯命具五刑光顯曰無須吾仇誠有
之吾仇三人但非此諸輩犯必死大聲呼曰第
一人馬士英士英所愛而吾抵之罪一死則屈
第一指第二阮大鍼衆所不敢怒而吾獨發之
罪再死則屈第二指欲屈三指睨可宗曰可宗
奉二公為喜怒而吾不誣服罪又死今日光顯
分必死夫何辭時觀者為譁可宗慙令左右立

皆殺之則顧生勸其弟子走家人耳語者數于
是稍輕其子罪不至死

石匱書曰我明自武定侯郭登為將智勇兼備
以己意設為攪地龍飛天網等火器神出鬼沒
人不可曉今觀滿之章所制虎口蚌梅花城諸
法與郭武定所製亦復何異然則之章真大將
才也至如夏之旭之古辯不媿漢之蒯通而何
光顯之伏闕上書請除奸佞能繼陳東歐陽澈

而起若顧生者則又季布之朱家也天生此數
人殆非易事而今皆形糜煨煉命殞肺嘉豈非
邦家珍瘁乃壞此長城也哉余讀三傳未常不
為之擊腕三歎也